乎
下離上震成卦曰豐者初為離二為巽三為兌四為
震離明也震動也明以動謂之豐何也為其有巽兌
之象焉巽入也兌說也一陽在上三陰承之春氣發
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是以謂之豐也離中女
也震長男也中女長男謂之豐何也為其有巽兌之
象焉巽長女也兌少女也一男當室三女從之天子
有九御諸侯有三歸是以謂之豐也昔周共王游於

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人三為衆女三為粲夫粲美之志也衆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故子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愚謂下豐字當作亨字豐亨之義也按爾雅芑蕪茂豐也豐文生於手說文曰艸盛丰丰也豐之二五皆體乎巽巽為蕃鮮故有蕃盛之義亦有蔽障之義焉雜卦曰豐多故也當豐之時業鉅事叢朝廷尊安尊則易驕安則易惰驕則日入於壅蔽之域惰則日淪於委靡之塗

惟明故壅蔽之患不生惟動故委靡之漸不作漢之
元帝唐之文宗不足於明故也漢之成帝唐之穆宗
不足於動故也天下久安内外无患因循苟且必有
偏而不起之處惟明以動故能舉偏而補弊通變而
不窮此其所以亨與王假之何謂也曰假大也夫所
謂豐者豈直土地之廣人民之衆也哉謂夫兵寢刑
措禮制樂作上恬下熙家給人足蓄衍盛大乃為豐
也原其所以致此者孰使然哉王實大之也故子曰

王假之尚大也治天下者審所尚而已所尚者大則其功博所尚者小則其效卑必然之理也賈誼曰天下者器也置之安處則安置之危處則危魏徵曰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耳而昧者以為治亂在天安危任數遂廢人事而不修是不知天道也說天者莫辯乎易易之言如是學者可以察矣勿憂宜日中何謂也曰此聖人之所以處豐也說者皆謂當斯之時可以无憂愚謂不然夫亨者極盛之詞

也勿者禁止之辭也書曰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又曰無疆惟休亦大惟艱而況易之為書告人以進退存亡吉凶得喪相為倚伏之理惟恐不切至故常言天地日月四時鬼神以曉譬之而豈以極盛之時乃止之使勿憂乎泰之九三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勿恤其孚于食有福晉之六五曰悔亡失得勿恤夬之九二曰惕號莫夜有戎勿恤家人之九五曰王假有家勿恤吉而豐之彖曰勿憂宜日中此五象者皆當

文明極盛之時愚人之所不憂而聖人以為深憂故其辭皆言勿恤者深切之辭也猶言天下盛極矣能勿憂乎故泰之勿恤在平陂之間晉之勿恤在失得之際夬之勿恤在於莫夜有戎家人之辭與豐相類皆言王實大之而可以勿憂乎詩云毋念爾祖聿修厥德亦深切之詞也故曰宜日中䕺氏曰宜日之中而不宜其既中也夫有晝必有夜有中必有昃雖人不能易也其能使之勿昃乎易曰日昃之離不鼓缶

而歌則大耋之嗟而此言宜日中者何也子曰宜照天下也蓋豐之患患在下情不得上達上情不能下通宜廓其照如日之方中不宜障蔽其明如蔀屋之下也昔者帝堯光宅天下被于四表至於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斯日中之豐也其有不亨者乎夫子既釋其義又從而暢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由此言之豐大

也明以止無敢折獄之象也動而明明罰勅法之象也止而明明慎用刑之象也明罰勅法王者之事故言先王折獄致刑有司之事故言君子君子者通上下而言故旅之明慎用刑賁之明庶政通稱君子也

雜卦曰豐多故也

豐之為卦以物之盛大而成其在六爻以世方多故為義故猶事也當豐之時天下可謂無事矣而謂之多故何哉曰天下惟有事也然後知無事之為安及

其無事也又將生事以為樂雖然亦其勢之不得不然也書云位不期驕禄不期侈今夫小民方其脱於凍餒之中茍可以餬其口蔽其形斯亦足矣尚何事之有哉及其有田以食有廬以處生生之資稍稍充牣則其口腹耳目之奉婚姻伏臘之資死喪賓客之度豈能復視向者凍餒之時乎此其所以多事也天下國家亦猶是矣當其蕃衍盛大之時有不期豐而自豐者顧所以自豐如何耳豐其德豐其典禮豐其

賢才豐其法度則本益固而末益茂苟為不然豐其宮室豐其貨利豐其女子豐其便嬖則其所以自豐乃所以自蔽也是故豐有蕃盛之義亦有蔽障之義焉謂之多故不亦宜乎豐之諸爻初九以六二為配主九四以六五為夷主九三上六雖居正應之地有艮兌之情而不相遇焉三折其右肱上闃其無人者蓋有物以蔽之也說者皆以初當配四二當應五若如所論是陰與陰配陽與陽配无自而相得矣又曰

焉故可以言遇豐以障蔽為義九三上六猶不相遇
而況初四皆陽二五皆陰何自而遇哉或曰初與二
遇安得為配而四與五遇又曷為夷二五皆陰何以
為主曰初以純剛而遇二純柔安得不為配四不純
剛而五不純陰安得不為夷二五雖柔而居中得位
安得不為主夷平也初九之與六二强弱異勢得為
平乎此豐之所以為多故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旡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旡咎過旬

災也

初九離也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下上无其應而承六二之巽故曰遇其配主初九之於六二一陰一陽是其配主矣故曰雖旬无咎十日謂之旬旬猶滿也九者數之極而加以初一故有十之象焉夫所惡於滿者為其溢也所畏於盈者為其虧也日之中月之望皆有滿盈之象故歸妹六五以月幾望為吉而豐之彖曰宜日中者謹其所以持之而已矣今以九居

初而當豐之時可謂滿矣爲其遇於六二有剛柔相濟之象是以雖滿而无咎也故曰往有尚尚猶配也旣曰遇其配主而又曰往有尚者爲其志在於自豐有時而不往也故子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孝經曰滿而不溢其斯之謂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六二巽也以陰居柔而在下卦之中上无其應而介

於初九九三之閒二爻皆離而三又兊也故曰豐其蔀日中見斗蔀覆也所以蔽日者也三居下卦之上自二視之皆有蔀之象焉而又以陽居剛是以謂之豐其蔀也二居中而上下皆離故有日中之象二體巽巽為入故有入於蔀覆之象日之方中无所不照而豐其蔀以自覆則所見者斗而已斗星斗也日中無見斗之理所以云爾者居蔀覆之下蓋有孔隙容光者焉則日見斗而不見日固其宜矣斗有七星全

卦中之體九畫六二為日中其餘七畫斗之象也陰四畫為斗陽三畫為杓日隱而斗見日中見斗之象也日中為斗何謂也曰人之聰明足以照知四遠而為物所蔽則聽於讒諂近習而以察為明雖在日中見斗而不見日矣見斗而不見日然且自以為明則受欺於姦訣而不悟也故曰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巽為進退為不果故有疑疾之象三體離兌二女既同居矣巽又往焉能无疑乎故易曰一人行三則疑

也二往於三而得疑疾然後以初九之離發其豐蔀之蔽是以係之吉也孟子曰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或曰初與三皆離也以陽居剛二文之所同也三為蔀而初為發何哉曰三之離有兑之象焉兑者日之昃也而又居過中之位則其所以為明者乃其所以自蔽也謂之豐蔀不亦宜乎所以

然者當豐之時盛滿為累初二為配相與以成矣又蔽於三而遇焉則政失其中上下壅塞將窮其大而失其所居矣此聖人之畏也故子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其初九之謂乎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九三上體為兌下體為離以陽之上應乎上六之艮而乘乎六二之巽上承九四四震兌也故曰豐其沛

日中見沫古本作豐其旆幡幔之屬也四體震震為動而不純乎剛故有幡幔之象以九居三過乎剛矣而益之以九四是豐其沛也三雖有上六之應而四為之蔽如幡幔之蔽明矣以蔀為未足又加沛以自障則日中所見者沫而已沫微星也或曰斗後小星也見沫云者言其容光之益小也既豐其蔀又豐其沛非徒不見日且不見斗矣六二為日中其餘畫七猶有斗象九三為日中其餘不止於七則小星無名

數之象也或曰九三何以為日中曰三有離象離南
方也日之中天也故曰折其右肱无咎九三應在上
六上體艮艮為手居卦之上有右肱之象焉三體兌
兌為毀折故有折肱之象焉人之所恃以為用者手
足耳目而已今也豐其沛自蔽其明也折其右肱自
蔽其動也又誰咎乎故子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言
不足與有明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言不足與有
為也或曰既已自蔽其明矣而猶可小事何哉曰當

豐之時法行令具上恬下熙以之小事孰能違者特其君不明則不可大有為耳洪範所謂作內吉作外凶亦其意也然積日累月將有三歲不覿之凶矣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九四上體為震下體為兌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下下无其應而承於六五之巽故曰豐其蔀日中見斗六五之於九四可謂發其蔀矣而乃曰豐其蔀何哉

曰非九四之以六五為蔀也乃六五之以上六為蔀也六五之以上六為蔀何也曰蔀覆也且言周密也九三上六居一卦之上而以陽居剛以陰居柔有掩覆周密之象是以同稱蔀也六五為日中而豐其蔀以自蔽則所見者斗而已猶六二見斗之象也六五何謂日中曰豐之二五即離之二五有日中之象焉所以變離為豐者上九一爻之易也則上之為蔀不亦宜乎然而不言於五而言於四者此則聖人互文

見義因九四有夷主之遇而遂當六五之辭不使學者易而知之耳如使六二六五兩著其文則學者怠而不思而得非微顯闡幽之自也故子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謂上六居一卦之極不當其位而六五受其掩蔽有幽不明之象焉苟非與乎九四之剛何以獲慶譽之吉矣故曰遇其夷主吉九四之於六五有夷主之象焉夷平也所謂君臣同德上下相需者也晏子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

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替
其否六五君也九四臣也五以陰居剛而四以陽居
柔五體巽巽以下逮四體震震以上行此無太過彼
无不及謂之夷主不亦宜乎是以係之吉也或曰九
四之震有兌象焉其能與五爲夷何也曰兌上无其
與下无其應是震之輔也有震無兌則九四之剛或
幾乎過矣震動也兌說也此四之所以爲平也故子
曰遇其夷主吉行也行也者其動象乎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六五巽也以陰居剛而在上卦之中下无其應而乘九四四震兌也故曰來章一陰一陽合而成章六五之於九四所謂來章也六二上有九三故往得疑疾然後有孚於初六五上无其應故直言其來也以巽從震有不約而來者矣故曰有慶譽吉陰之獲陽謂之有慶有慶而又有譽者為其能巽以下賢故也歡欣交通聲名洋溢其斯之謂歟故子曰六五之吉有

慶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閴其无人三歲不覿凶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閴其无人自藏也

上六艮也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上應九三之兑而乘六五之巽故曰豐其屋蔀其家上六以陰居柔體是艮止出陰之所暗昧之時也有應在三隔於六五而不相遇焉有物以蔽之也處於至高而重陰以自固豐其屋之象也既以重陰而又以陰自蔽蔀其家

之象也屋之為覆髙大周密非直蔀與蔀也以屋為
未足又施蔀於其家家屋中也其自為障蔽又甚矣
沬之微明且不得見而况於斗與日乎故曰闚其户
闃其無人闚其户其户閉也闃其无人其人亡也艮
為止為門闕有閉户之象焉巽為入為伏故有无人
之象焉堂下逺於百里君門逺於萬里闢四門明四
目猶懼壅塞而况閉之乎貴而无位髙而无民賢人
在下位而无輔所與居者讒諂近習而已所謂闃其

无人者也屋高而蔀蔽户閴而室窒人亡而鬼瞰欲
无凶得乎故曰三歲不覿凶夫禍患之來非一日之
故也壅蔽之患生於暗昧委靡之勢成於宴安逮夫
邪佞滿前忠良黜斥綱紀敗壞風俗陵夷人心攜離
主勢孤立如此者豈一日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
偷安朝夕幸或可以無他曠日持久未嘗不至於大
亂揚子曰三年不日日視必盲三年不目日晴必矇
今也深藏而遠匿失人而絕物至於三歲之久而无

所見焉亾斯至矣秦二世是也外倚長城之强内增阿房之固自以為帝王萬世之業可謂豐其屋而蔀其家矣忠諫者族偶語者棄市誅大臣滅宗室深居高拱使羣臣但聞其聲不得見其面可謂闚其戶寂其无人矣山東之盜指為妖言宮中之鹿指而為馬天下之士相率以逃秦難而趙高之徒日侍左右伺其隙而圖之可謂人亡而鬼瞰其室矣三歲不覿亾其宜乎予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無人自

為豐也止而麗乎外所以為旅也若夫家人之象亦取其人而麗乎内矣夫物禁太甚其極必反豐之上六其大窮也是以大其豐屋蔀家而為旅也秦二世末年為趙高所紿出居望夷之宫豈非窮大者失其所居之驗乎

旅小亨旅貞吉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下艮上離成卦曰旅者初為艮二為巽三為兊四為

離艮止也離明也止而麗乎明斯謂之旅可乎曰未也爲其有巽兌之象焉巽入也兌説也入而説之則寓人之情可見矣是以謂之旅也艮東北也離南方也自東北而之乎南非其類又非其配也謂之旅可乎曰未也爲其有巽兌之象焉巽東南也兌西方也方以類聚而艮獨寓焉是以謂之旅也旅小亨旅貞吉何謂也曰小亨者畢小而後亨也貞吉者貞固而後吉也夫旅者違其國去其家而託於他人者也苟

亢傲自尊與物屛絶則窮困而莫之救矣輕躁妄行先時而動則顚沛而無所歸矣惟能卑小而下人然後可以巽其亨惟能貞固而待時然後可以保其吉是以旅之二五其畫皆柔其體皆巽柔巽以行之是以係之小亨也下卦為艮上卦為離止而麗乎明是以係之貞吉也故子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上文小亨二字疑是衍文旅之二五皆柔得中而但言得中乎外者

六二之義未可以亨至五而後亨也得中乎外然後
為旅若得中乎內旅之云乎曰然則二之得中何謂
也曰此所謂貞吉者也以柔居剛上有所託下有所
輔是以能亨以柔居柔上无所託而下无所與其能
亨乎貞固守之斯為吉也故曰旅之時義大矣哉夏
少康周宣王齊威晉文衛文趙武應其時義矣說者
或曰旅卦為孔孟歷聘周游之義非也孔孟東西南
北之人也視旅猶家也豈所謂窮大而失其所居者

乎豈所謂柔得中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者乎斯不待辯而明矣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山者艮也火者離也山上有火非火之所歸是以謂之旅也君子以之明謹用刑而不留獄者明取諸離也慎取諸艮火行則山無餘蓄刑用則獄無留情是以君子有取於斯也

雜卦曰親寡旅也

旅之為卦以失其所居而成其在六爻以所親衆寡為義何則旅者去國之流人也所親者寡不亦宜乎陽為剛陰為柔剛者人之所託也柔者託於人者也上為尊下為卑尊者人之所託也卑者託於人者也是故旅之諸爻以陰託於陽以下託於上者得其所託者也以剛託於柔以上託於下者失其所託者也

初六有志窮之災六二有即坎之貞九三有焚次之厲九四有于處之安六五有射雉之譽上九有焚巢

之凶者各以其所親衆寡而辯之矣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初六艮也以陰居剛而在下卦之下承六二之巽而應乎九四四離兌也故曰旅瑣瑣瑣瑣小之志也旅之初六即豐之上六豐大也窮於大必反於小故旅之初六至於瑣瑣也六二陰柔既不足以爲訖而於初六亦無相比之情四雖其應而旅於他邦不能以相援處於最下體乎艮止卑辱已甚而无改轍之

圖二體巽巽爲近利市三倍初六承之其志已細是以謂之瑣瑣也君子見其在旅之瑣瑣而知其所以取災故曰斯其所取災方其在豐也甘於暗昧溺於宴安養尊處高自絕於物及其在旅也不順乎剛不麗乎明而徒苟朝夕之安爭尋常之利此其所以取災也故子曰旅瑣瑣志窮災也不能保其宗廟社稷而旅於他邦必瑣瑣而又瑣志窮而止此矣黎侯寓於衛衛不能圖而黎侯安之式微之詩所以有瑣兮尾

兮之刺也

六二旅即次懐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六二巽也以陰居柔而在下卦之中上无其應而乘初六之艮上承九三三震兑也故曰旅即次次舍也巽為入而二又居中故有即次之象六二之於九三得其所託矣二巽也三震也以巽從震是以係之即次也序曰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旅之所容

之道乎故曰懐其資得童僕貞巽為近利而二又居
中故有懐資之象艮為少男而在二之下故有得童
僕之象即次而懐其資待時之義也時則未至未可
以亨而有次可以安有資可以給有童僕可以賴貞
固守之斯為得矣故子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不言
吉者旅於他人无咎幸矣何吉之云乎彖之所謂吉
者要其終而言之也晉文公在狄十有九年得民之
心得士之力有趙衰狐偃以為腹心有魏犨賈佗以

為股肱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二十餘年親其人民厚
其貨財有大夫種以治其外有范蠡以治其內可謂
即次而懷資得童僕貞者矣衛侯衎之出也厚成叔
弔於衛歸語臧孫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太叔儀以守
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外或營其內能無歸乎及臧
孫唁於郊見子展子鮮亦曰衛君必入矣二子者或
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此其得童僕是以終无尤
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九三上體為兌下體為震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上上无其應而承九四之離乘六二之巽故曰旅焚其次喪其童僕三之所託者四也三於四為强矣而反託之兩剛不能以相事四又體離離為火故有焚次之象焉三之所乘者二也二體巽三體震以巽承震故亦有童僕之象焉然巽為進退為不果震為决躁

兊為毀折故有喪其童僕之象焉在旅無親所親者童僕惟以身處柔讓而從者强力然後可以脫於危難之中今九三以陽居剛而六三以陽居柔是身為强暴而童僕罷羸又有毀折之象焉是以知其童僕之喪矣次舍既焚童僕又喪而猶貞固守之危之道也故曰貞厲子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身為旅人亢傲自尊輕躁妄動不能親上而務與下交宜其喪也魯昭公孫於齊齊侯取鄆以居

之昭公據鄆以與魯戰既而鄆人潰叛齊晉畢之有子家覊而忽其謀有叔孫婼而致其死春秋三十二年書公在乾侯言内外不能用其人也其九三之謂乎或曰子以艮為童僕六二非艮也而有童僕之象何哉曰此相因而成象也坤之龍戰大壯之喪羊亦猶是矣

九四旅於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於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九四上體為離下體為兌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下應初六之艮而承六五之巽下乘九三三震兌也故曰旅於處得其資斧四已進乎上卦而未得其中託於六五雖剛柔無以相尚而有相與之情是亦得其所託矣故有于處之象焉資當作齊說文曰子夏傳及衆家皆作齊斧應劭云齊利也漢書王莽遣王尋屯洛陽將發亡其黃鉞其士房楊曰此經所謂喪其齊斧者也四離體兌兌為金離為戈兵又以陽居剛

故有齊斧之象焉夫旅者失其所居者也而四有于處之辭是將復其國者也得其資斧是執其威柄者也然其位不中其應在下有艮兌之情而不得相遇焉故曰我心不快得其處而未得其位得其資斧而未得其用其心安得而快乎所以然者在旅之時惟巽為可以貞惟巽為可以亨今九四離乎離兌是以未逞其志也故子曰旅於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鄭厲公之在櫟衛莊公之在戚所謂旅于處

而未得位者與然二君者不足以充九四之義四盖
六五之未得志者也說者謂于處不若即次之安按
春秋書昭公次於陽州次於乾侯陽州齊地也乾侯
晉地也書公至自齊居於鄆左氏曰公至自齊處於
鄆言魯地也由是言之次者寓於他人而處者入其
故國也二遠於五而四已近之此其所以不同與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六五巽也以陰居剛而在上卦之中下无其應而介

於九四上九之間二爻皆離而四又兌也故曰射雉一矢亡離為文明為飛鳥為弧矢故有射雉之象四之離有兌象焉兌為毀折故有一矢亡之象一矢亡者先鈍而後利之義也夫射雉者豈以一矢之喪而遂去之哉五君位而六居之其體巽巽為入上有所託下有所輔而又有獲文明之象焉此失國之君藉内外之勢誅其讐入其國而復其位者也能无一矢之亡乎唐憲宗曰勝負兵家之常豈得因渠一敗便沮

成計乎故文辭不復稱旅而曰終以譽命彖之所謂
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是以小亨者也說者或謂射
以一矢而亡其雉不惟文意不順而六五居二離之
間射用一矢於象踈矣故子曰終以譽命上逮也命
爵命也以譽命者得譽於下而受命於上也為天子
者命於天為諸侯者命於天子為大夫者命於諸侯
皆射矢獲之象也謂其承於上九是以自天命之矣
或曰離為弧矢則四上二爻當之矣而六五為射雉

之象何哉曰九四者六五之未得志者也六五上九者九四之成功者也故一矢之亡不足以損其大計也四蓄其資五收其用離為麗巽為入繫之於五不亦可乎或曰上焚其巢則五將安所託乎曰五之有上五之託也上焚其巢已極之災也楚靈齊湣方其盛也豈不足以為託乎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於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於易終莫之聞也

上九離也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上下无其應而乘
六五之巽故曰鳥焚其巢離為火為飛鳥為科上槁
巽為風故有鳥焚其巢之象在旅時以剛居上炎炎
之極則有自焚之禍災故曰旅人先笑後號咷旅人
謂九三也三與上應三為旅而上為巢也二爻皆以
剛居上无相與之情故三焚其次上焚其巢三焚其
次者承於九四之離為他人之所焚也上焚其巢者
自焚也三體兊震兊為說震為大聲故有先笑後號

咷之象夫旅者本失其巢矣初幸其焚故笑後无所歸故號咷也或曰下卦內也上卦外也今六二九三為次而六五上九為巢何也曰為其在旅故內其次而外其巢矣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亦猶是也故曰喪牛於易亡易疆埸也九居一卦之外有疆埸之象焉牛順物也坤之三女皆有牛象猶震坎艮之稱馬也上九乘於六五五體巽故有牛之象焉離有畜牝牛之吉而上九之離至於喪者為其以剛在上窮

子不救毛公薛公謂曰公子之所以重於趙者以有魏也使秦破魏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於天下乎此焚巢之喻也齊崔氏之亡也杼以難告慶封帥甲以攻崔氏殺其妻子而俘其家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此先笑後號咷之喻也

周易經傳集解卷二十八

周易經傳集解卷二十九

宋 林栗 撰

巽離兌巽

䷸

兌巽離兌

巽下巽上 巽

序卦曰旅而無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

巽旅之變也自旅之巽變二五為剛而四為柔也豐旅二卦皆含巽象於中至是乃伏而在下然後為巽也豐失其所居巽則不失其居矣旅而無所容巽則有所入矣是故豐旅之二五以體巽故能吉亨及其成卦則柔下而剛中乃制也以巽制乎剛以中正制乎巽所以成其德也又曰巽稱而隱稱舉也有所舉而隱其形聲也巽有兑象兑為口舌而皆伏於下是以知其隱也又曰巽以行權權者所以制輕重也柔

巽之行豈大人君子之常哉所以權一時之宜也仲尼以此九卦見文王憂患之心而說者或以巽有巽權之義而遂言剛果之情則失之遠矣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下巽上巽成卦曰巽者初為巽二為兌三為離四又為巽四象八卦上下反覆不出乎三陰之中是以不

失其為巽也夫以一陰居二陽之下旣以卑矣而又重之則為巽已甚躝踐於人非中庸之行也若夫立政造事發號施令將以順人之心從衆之欲言或未喻信或未孚則雖以重巽之行而不為過矣故子曰重巽以申命巽為風風主號令故也重字當用去聲讀為再重令皆為平聲之重言其形去聲之重言其義重巽者是申命之象也書曰帝舜申之亦再也巽何以亨小而亨也小何以亨利有攸往也曷為利有

為義何則巽入也兌說也入則伏於内說則見於外
自然之理與象符矣是故巽之諸爻皆伏於下而其
義亦伏而難明兌之諸爻皆見於上而其義亦見而
易察繫曰中心疑者其辭枝巽巽之謂矣初六進退
而又利武人之貞九二巽在牀而又用史巫紛若九
三有頻巽之吝六四有三品之獲九五既曰貞吉又
曰悔亡既曰无不利又曰初无有終既曰无初有終
又曰先庚後庚吉上六巽在牀下而又喪其資斧可

於九二之兌故曰進退者巽之性也而又雜乎柔剛

剛為進柔為退二非其應而近之此其所以進退也

然重卦諸爻皆不相應初六之於九二彼無外應此

無他與能勿從乎故曰武人之貞夫需事之賊也疑

行之慼也一進一退於何而利乎惟武人之貞斯惟

利矣武人之患在于躁妄武人而貞固則量敵而後

進慮勝而後會者也以初六之進退宜若不足與有

為能用武人之貞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何不利之有

馬方巽之時剛柔上下莫不皆伏九二不從初六則伏於牀下矣夫伏於牀下者豈有求於人卑辱而至于此哉中心有疑將以決神明也故曰用史巫紛若吉无咎史職卜筮者也巫職禱祠者也兑為巫為口舌巽為進退故有史巫紛若之象焉卜筮禱祠至於紛若則有疑志而未定者也然而吉且无咎何哉猶初六武人之貞也上无其應而下與初六有相配之情是以去就從違不敢自擇而決之於神明也去就

從違不敢自擇而決之於神明則其合也不苟矣此
聖人之所以與之也故子曰紛若之吉得中也爲其
得中故巽在牀下而不爲辱用史巫紛若而不爲愚
矣洪範之稽疑曰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凡七卜
五占用二則用史巫紛若聖人之所不廢也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九三上體爲離下體爲兑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上
上无其應而連於初六承于六四二爻皆巽也故曰

頻巽頻猶屢也屢巽者非重巽之謂也言既巽又違既違又巽也上下敵應無相與之情則九三之所宜巽者初六而已然三之於初隔乎九二巽而無所入近於六四去而從之四不相與則又反而巽於初是以謂之頻巽也所以然者離為火兌為澤火動而上澤動而下故其往復之無常而巽之不一矣復之六三將復于初九而隔乎六二不得其復則反求于上六上不之應則又復於初故謂之頻復言其屢失而

屢復也今巽之九三亦猶是矣然頻復之厲而卒於
无咎頻巽之吝而遂終焉何也曰巽者從人者也依
違之不定而叛服之無常天下其誰納之矣故子曰
頻巽之吝志窮也夫以九三巽而無所入近於六四
去而從之烏知其復巽於初乎為其上下二卦無相
與之義窮於上必反於下是知三之頻巽矣終於羞
吝宜哉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六四上體爲巽下體爲巽以險居柔而在上卦之下
下无其應而承於九五乘乎九三二爻皆離而三爻
兑也故曰悔亡居二陽之間而上下皆巽宜有悔矣
爲其上下二卦無相與之情六四上承九五既已利
見大人矣所爲巽乎九三者非巽而從之巽而取之
也此其所以悔亡與故曰田獲三品離爲田爲弧矢
而巽在羣陽之中故有田獲三品之象三品三爻也
九二九三上九是也解之九四曰田獲三狐者初六

六三六五也四體離而三爻皆坎坎為狐狐陰類也今巽之六四非有離象而亦謂之田者取諸九五也五非四無以成其功四非五無以施其巧五為君四為臣則其所獲者豈非前所謂三爻者乎是三爻者其畫皆剛其體皆兌也取諸兌則非剛取諸剛則非兌是以不言其物而以品計之也易之言象精微如此而學者望其皮膚遂以為得之矣豈不惜哉故子曰田獲三品有功也四之於五可謂有功矣舊說謂

中而志正以此為貞斯為吉矣夫柔巽者豈大人君子之行哉惟剛中正者為能以行權是故貞乎九五然後吉而悔亡矣故曰无不利剛巽乎中正而柔順乎剛何往而不利哉故曰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此三言者總一卦之義而係於斯文也陽為治陰為亂凡巽之畫先陰而後陽是先亂而後治之象也上下皆巽而莫或正之將浸淫委靡入於蠱壞之域惟九五剛健中正無反無側而巽以行之則變

危爲安易亂爲治初悔而終吉矣震爲甲兌爲庚先庚三日者下卦三爻九三爲兌也後庚三日者上卦三爻上九爲兌也先庚三日起午而盡於申後庚三日起酉而盡於亥然後陰極而陽生爲君子陰爲小人君子爲治小人爲亂陰極而陽生庚終而甲始是小人變而爲君子危亂易而爲治安也故先之以无初有終又係之以吉斯其旨與或曰然則不係於彖而係于九五何也曰九五離也離爲午先庚之所從

起也蠱之與巽九五一爻之變耳以六居五則爲先甲後甲以九居五則爲先庚後庚此其所以貞吉悔亡无不利者也甲者東方之氣舒緩之象庚者西方之氣擊斂之象當巽之時上下皆巽有以擊斂之則無初而有終當蠱之下巽而止止又從而舒緩之故極其終而後有始也巽之爻象隱伏如此學者可不深究之哉其詳見於蠱卦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

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上九兑也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上下无其應而連於六四之巽乘乎九五之離故曰巽在牀下巽之初爻有牀下之象焉然六四在諸爻之中則不應其象矣巽之牀下其惟初六乎上九之於初六遠而非其應曷為巽而從之哉為其居一卦之上而乘九五之剛巽於六四而不見納窮于上必反於下疑初六之為配也是以巽之而无難矣然上下二卦本无相與

之情上之巽於牀下非止若九三頻巽之吝也故曰喪其資斧旅之九四以離兌為資斧至剛之物也上九資斧不巽乎九而九五承之則得其資斧矣窮于上而反於下是喪其資斧也喪其資斧者倒持利器以柄授人也欲无凶得乎故曰貞凶子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以此為正正乎凶而已矣或曰九二上九其為巽在牀下一也而凶吉之異何哉曰九二近於初六而又得乎中行所為巽在牀

下者非忘已以求人也中心有疑將以決於神明也
上九窮于上而反於下所為巽在牀下者非有疑而
未決也卑辱而志於此矣

䷹ 兌巽離兌 綜兌離綜

兌下兌上

兌

序卦曰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

兑巽之反也自巽之兑二五不動四爻相易而成也一陰在二陽之下能無入乎是以謂之巽也一陰在二陽之上能無説乎是以謂之兑也巽入乎其中然後説見乎其外物之至情也夫茍不相入何自而能説哉是以古之聖人有所作為必先本之以至誠申之以號令所以入人之心淪其肌膚浹其骨髓然後歡欣交通洋溢於外何令而不服何為而不成哉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入人之深也然則古之為政者其

使之忘其勞莫不欲壽也欲以犯難而使之忘其使古之人其必有道矣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此之謂也是故說有大小子女玉帛車馬衣裘人之所說也說於惠之所及而不說於惠之所不及則所說者小矣利之以農桑申之以孝弟及其說也相勸而為之則說之大者也是故兌之象為澤澤之所利者博矣其聚之也足以說及魚鼈其散之也足以說草木百穀而生民之類

咸說之矣其為說也不亦大哉故曰說萬物者莫說
乎澤
兑亨利貞彖曰兑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
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
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下兑上兑成卦曰兑者初為兑二為離三為巽四又
為兑其義則備於前矣兑亨利貞何謂也曰兑說也
說也者事之所以立而功之所以成也夫婦不說則

家道陵遲君臣不說則萬事隳壞朋友不說則學問廢缺百工不說則技藝不進庶民不說則王政不行惟說乃能亨也然易說者小人之情而難說者君子之性是則說者其小人之道與說雖小人之道而兌之為卦剛中而柔外是則君子之說而非小人之說也故曰利貞貞者正也說以正則為君子說以不正則為小人子曰近者說遠者來又曰敬一人而千萬人說夫百人之聚未有不公而說而況於千萬人乎

說以利貞所以得萬國之歡心也故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所謂順乎天者如天之剛健中正而能以美利利天下也所謂應乎人者聚其所欲去其所惡使天下翕心說而說服也不順乎天無以應人不應乎人無以順天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兌為澤重卦為麗澤麗相附也交相滋益說之象也

然坎兌皆水坎為勞兌為說何也曰坎為大川流而不盈是以知其勞也兌為澤止而不流是以知其說也君子以朋友講習者取其交相滋益之義而已人之相說莫如朋友朋友之相說莫如講習和而不流樂而不厭皆麗澤之象也或曰君臣之相歡夫婦之相說反不若朋友之甚邪曰君臣有義夫婦有別茍惟說而已吾未見其能久也是故以艮配兌為咸以震配兌為婦妹是君夫婦之道也若夫朋友平居講

習則各出其所有而見其所長漸漬琢磨燕游諧謔無所不有而未嘗有辭色之失涵洪渟深以待他日之用取諸麗澤不亦可乎

雜卦曰兌見而巽伏也

伏見之義前既言之矣兌之諸爻見而易察何謂也曰陽為君子陰為小人易之大旨也兌之六爻以四陽為君子二陰為小人故聖人不取諸形容而象其物宜則以其見而易察故也是故君子之說人皆見

之說而見於外者也初九之於九二九四之於九五是已小人之說則蹤跡詭祕巽而入焉說而不見於外者也六三之來兑上六之引兑是已然君子之說亦或不正小人之說有時而正故又以其所居辨之彖之所謂利貞者也初九九五君子之正也上六小人之正也六三小人之不正也九二九四君子之不正也夫謂之君子者以其行之正也然而不正者比乎小人也雖比乎小人知其必復也故九二悔亡九

四有喜則以其能復故也謂之小人者以其行之不正也然而正者比乎君子也雖比乎君子而不保其往也故上六不言其吉凶未知其所以終也或曰君子而不正又得爲君子乎曰正之難矣雖正猶有厲焉則九五是也人之操行有始直而終曲者有始曲而終直者有直而似曲者有曲而似直者惟其用心之如何耳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不仁猶謂之君子而況於正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

也兌之為見不其然與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初九兌也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下上无其應而承於九二之離故曰和兌孔子有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晏子曰和如和羹同如濟水令之學者多不能剖和同之義愚謂辨之和與乖對同與異對君子以道相與則與至于乖然其言行有時而異矣此以為是彼以為非此以為得彼以為失是謂和而

不同也小人以利相從則不敢為異然其心志有時而乖矣見利不能不並爭見危不能不相棄是謂同而不和也今以陽剛居兌之初君子之正者也比乎九二得其類也而小人者遠矣和而說之不亦可乎故曰吉子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初九親君子而遠小人无可疑之迹矣其曰未者因九二以成文也在初未疑至二則可疑矣

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九二離也以陽居柔而在下卦之中上无其應而下乘初九之兌承乎六三之巽故曰孚兌孚信也君子之道依乎中庸為人謀而無不忠與人交而無不信不惟君子信其不渝小人亦信其不為已甚也九二以剛中之德體離明之資而處於君子小人之間信而說之可謂得乎中行矣故曰吉又曰悔亡比乎小人宜若有悔其志可信是以悔亡故子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六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六三上體為巽下體亦為巽以陰居剛而在下卦之上上无其應而介於九二九四之間二爻皆離而四又兌也故曰來兌來而說之也巽為入故有來兌之象六三居下卦之上以一陰而處四陽之間自以為獲上下之應視九二九四無違拒之意而又欲因四以求五因二以求初故極其柔信之行以為媚說之資是以謂之來兌也然九五居尊為兌之主而六三

小人竊取非據苟以柔巽取媚上下將以誘而來之説之不以其道五之所不容也欲無凶得乎故子曰來兑之凶位不當也説者皆謂三舍四而求二謂之來兑夫三上下皆巽乘承皆剛來而從二則巽乎剛中之君子而不失為遷善之小人也又何咎之有哉借使三來求二於義不可二不之與而四已棄之則亦悔吝包羞而已何遽至於凶哉惟其不度德不量力以小説大將以覬覦非望為九五所不容故其凶

不可逃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九四上體爲兌下體爲離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下無其應而乘乎六三之巽承於九五之兌故曰商兌未寧商度也猶商賈之商商兌也商其利而說之也三體巽巽爲近利市三倍四體兌兌爲口舌故有商兌之象焉然九五在上而九四承之將舍五而即三則其心有所不安是以商兌而未寧也故曰介疾

相與之情而九四上承九五是以能相説也為其居上下之交而不得乎中正既體乎離又體乎兌火動而上澤動而下比乎六三為利所誘是以商兌而未寧也然聖人作與萬物咸覩豈以九四之賢而卒從六三之利乎四體離離明也介而絶之易耳故子曰

九四之喜有慶也

九五孚于剥有厲象曰孚于剥位正當也

九五兑也以陽居剛而在上卦之中下无其應而承

於上六之巽故曰孚于剝剝柔變剛也小人而變君子故謂之剝也九五上六一陰一陽相近而合故有孚于剝之象焉九五中正大人也二與四皆以同德相說而乃孚于剝何哉五正也上亦正也以正而合宜乎九五之孚之也為天下之主而有所未孚則不足以明九五之説然小人之心誠不易知其能洗滌而遂為君子者固有之矣然其措心積慮惟幸一日之得志而逞其貪欲之情是以名之為剝也故曰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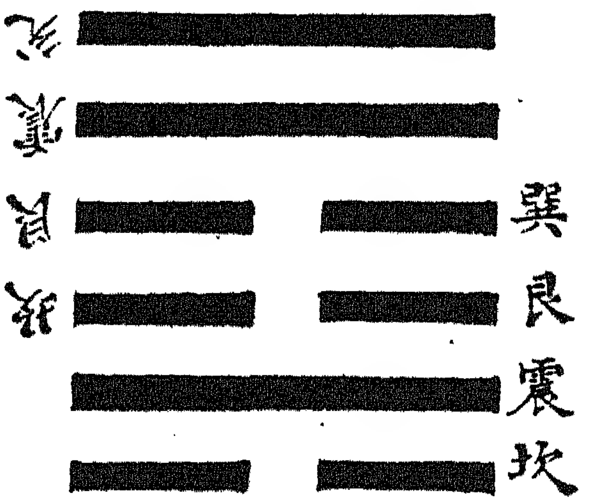
乎九五之兌故曰引兌引兌引牽引也巽爲繩故有引兌之象上六之與九五本非其應而能以柔巽引而說之是以謂之引兌也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說之不以其道不說也今九五大人而引於上六何哉曰五應在二其比在四二爻皆君子也而有不正之行其於九五雖爲同德而有所不合焉則上六小人得而引之宜也五正也上亦正也彼以正合而又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然封倫裴矩在隋爲佞人在唐爲忠臣

其終為正為邪未可知也是以不著其凶吉焉故子曰上六引兌未光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不得君子為之正應而乃說與小人烏得為光大乎若隨之九五既有六二之應上六又從而拘係之則有道光矣是故萃之五曰萃有位志未光也至比之九五則光矣故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所以然者上下萃而未必比上下說而未必隨其義蓋流通矣

周易經傳集解卷二十九

周易經傳集解卷三十

宋 林栗 撰



渙 坎下巽上

序卦曰兌者說也說而後取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

渙兌之變也自兌之渙下變為坎上反為巽二五不動而成也下變為坎則九二剛中流而不盈象所謂剛來而不窮也上反為巽則六四得位以承九五彖所謂柔得位而上同也夫所以為兌者剛中而柔外也以九居初則剛而易窮以六居上則柔而失位也是故兌之象為澤澤以水聚為說者也水聚而不流則壅閼而為臭腐枯滲而為涸竭矣涸者以其窮也腐者以其失位也決而為坎則剛來而不窮反而為

巽則柔同而得位所以為渙也渙散也離也人情喜説則血氣流通離散於四體而无所凝滞是以謂之渙也天下之勢譬如一身既已心説而誠服矣雖散之四方萬里之遠如居幾甸之中可殺可辱可飢可飽而不可與叛其君是則説而後散之之義也坎為水巽為風風行水上水凍消釋舟楫通行渙之象也渙之坎兑不其然乎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

者九二也所以爲巽者六四也以九居二則剛來而不窮以六居四則柔得位乎外而上同於九五也剛來而不窮德之所以流行也柔得位乎外令之所以布宣也上同於五君臣合志而上下同心也如是而亨不亦宜乎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何謂也曰假大也王假有廟者非諸侯之所得有也九五者王之所居而廟之所在乎或曰萃渙二卦言王假有廟萃聚也渙散也聚散不同而有廟之義同何也曰天下

萃聚而有君然後王廟可以建天下渙散而無事然後王廟可以居是故萃之廟在四而渙之廟在五各應其時義也說者皆襲焦延壽之論以上爻為宗廟愚謂不然宗廟者國之本也其在都邑之中矣渙自五而下有廟之象焉故彖言王廟而九五言王居明其所在也延壽之論疎矣或曰廟在王居則萃之在四何也曰萃之時王者方受天下之萃可以致其孝享而都邑未定宗廟未立故雖以九居五有位而未

光然則廟之在四宜矣及渙之時天下渙然各得其所王者於是建都立邑辨方正位創其宗廟作其宫室以為子孫萬世之圖是以係之九五也昔周武王至于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會斯之謂萃矣王來自商至于豐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斯之謂渙矣是故合而為一統離而為萬邦聚而為軍師卒伍散而為士農工商萃渙之别也說者乃以散離之辭為土崩瓦解之義不亦以文

震震長子而帝之出也居五以臨天下居二以事其
先斯為得之矣其言利涉大川則取諸坎巽也坎為
水巽為風以風乘木而行於水上其利涉之象與繫
曰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蓋取諸
渙以其義也利貞何也貞者正也天下渙然必有持
正者莫為之正者離散而無所統一非渙之義矣是
故九五正位居中而天下各得其所斯利貞之謂與
或曰子以陰陽往復取諸夏時則既有徵令又曰一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風者巽也水者坎也巽不取諸木而取諸風者木浮
於水無以明渙之象惟風行水上而後渙之象可見
矣風行水上水自動揺風作於此水散於彼故先王
以之享帝立廟享帝以教欽立廟以教愛而民自化
服矣若風行地上風至而後草偃故先王以之省方
觀民而設教焉蓋相因而取象也當天下渙然無難
之時享帝立廟適其宜矣

雜卦曰渙離也

渙之為卦以風行水散而成其在六爻以血氣渙離為義風者氣也水者血也血氣所以榮衛其身也循於經絡行於腑臟晝夜不息與天共地相為流通然後身安而無疾若有所壅隔而不離則疾之所由生也是故渙與咸艮皆以爻位分配人之一身然咸艮之義取喻人之形體形體分布於外故其象顯其辭明渙之義取喻人之氣血氣血周流於內故其象隱

其辭晦然學者不可不深求其指歸也氣屬乎陽血
屬乎陰陽氣行則血氣俱行陽氣滯則血氣俱滯是
故渙之諸爻以陽居柔者是血氣之所行也以陰居
剛者是血氣之所滯也以陽居剛以陰居柔者是血氣
之所歸藏也全渙之體有身之象焉中四爻以二陽
包二陰身腹之象也奇畫在上偶畫在下首足之象
也初六言拯九二言奔六三言躬六四言羣九五言
汗上九言血各隨其所在而别之矣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初六坎也以陰居剛而在下卦之下上无其應而承於九二之震故曰用拯馬壯吉拯救拔也坎為陷震為動故有用拯之象坎為馬為曳震為馬為作足故有馬壯之象初六以陰在下宜取象於足謂其體坎而承震震為足是以係之用拯也拯於險難之中而得馬壯然後可以奔其機矣故初六在咸言拇在艮言趾而渙但言用拯不以形體言之也拇取其動

也趾取其止也渙之初六始乎止而卒乎動故但言
用拯而拇趾之象著矣咸艮在下有二陰故初言咸
趾二言腓渙惟一陰故但言用拯而腓之象亦兼矣
自二至上爻皆言渙而初獨不言者謂其方拯而未
離於難也故子曰初六之吉順也當渙之初柔順而
居下故能自出於險陷之中又得馬壯以行之斯為
吉矣明夷六二以坎承震其辭曰用拯馬壯吉而子
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與此象同

九二渙奔其機悔亡象曰渙奔其機得願也

九二震也以陽居柔而在下卦之中上无其應而介於二陰之間二爻皆坎而三又艮也故曰渙奔其機震為動坎為險故有奔其機之象夫奔者以足渙之足在下而二言奔何也曰初六之足弱而陷九二之馬壯而動故初言拯而二言奔相因而成義矣然則九二之所以能奔者其惟陽氣之所在乎機舊讀為几人之所憑以為安者也愚謂不然夫人出於險陷

之中而履以平夷之地斯以為安矣而何至於憑几
然後為安乎若憑几然後為安非痿則痺矣按經典
几字無從木者說文曰机木名愚謂機當作機機不
安也書曰邦之機隉機與杌同奔其機者奔去其不
安之地也故曰悔亡夫吉凶悔吝生乎動九二動於
險陷之中能无悔乎謂其去臲卼而適乎易之塗斯
為悔亡矣故子曰渙奔其機得願也夫離險而就易
去危而即安豈非人情之願也哉彖之所謂剛來而

不窮者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六三上體爲艮下體爲坎以陰居剛而在下卦之上應乎上九之兑故曰渙其躬躬者身也渙者離也坎爲陷艮爲止兑爲毁折故有渙其躬之象夫所取於渙者謂其血氣周流於身而無所壅滯也居下體之上在一卦之中是血氣之海也而渙之何哉有所止者有所陷有所毁折是將離去其身矣筋攣而不隨

肌痺而不仁氣脫而不收血亡而不復皆渙其身者也故曰无悔離其身矣雖復悔之其能有救哉故子曰渙其躬志在外也夫一身之政聽命於心一家之政聽命於長一國之政聽命於君天下之政聽命於王是故血氣渙而不離於身臣命渙而不離於國者其志在內而無外交者也當渙之時上有九五爲渙之主而六三之志獨應於上艮兌相與有陷上毁折之象焉是將志於外而離其君者也離其君者離其

國也離其國者離其身也係之無悔宜哉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六四上體爲巽下體爲艮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下下无其應而承於九五之震故曰渙其羣羣類也四之於三其畫皆柔其體皆艮其類羣矣然三以艮而應於兑四以巽而合於震是以謂之渙其羣也渙其羣者猶坤之喪朋大有之匪其彭也故曰元吉臣無

有溪朋人無有比德斯之謂元吉矣彖之所謂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者也近取諸身其五臟六腑之謂與五臟六腑各司其局氣血周流無所底滯是以係之元吉也故曰渙有丘渙散也丘聚也夫渙也者必有其聚者也無聚而渙則其涸可立而待也陽為氣陰為血六四者血之所聚而九五者氣之所藏也氣有所往而血從之四之所以上同也故曰匪夷所思思者心也夷者類也心之官則思而非醜夷之思也渙

其羣匪其夷者以所聽於心者也是故六三爲躬六四爲羣躬有四肢羣有腑臟四肢之譬則公侯伯子男也腑臟之譬則卿士大夫也公侯伯子男不可以離於國離於國則叛也卿士大夫不可以不散其朋不散其朋則黨也比三四之所以異也傳有之曰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則六四渙其羣之謂也至於庚斛不敢入於四境諸侯無二心則非所謂渙其躬矣故子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光大之辭為九五言之也五渙其汗四渙其羣五之所以光大也咸以九四為心故其辭曰朋從爾思而子曰未光大也明四非中正之謂也渙以九五為心其辭曰匪夷所思而夫子則係之以光大之辭明五得中正之位也渙之時義若此說者但以為離險釋難之卦則是以渙為解者也知其一而昧其二得於初而失於終也其或以為流離蕩析之卦則是以渙為剥者也是謂指東為西指白為黑也又或兼二說

而兩取之則是薰蕕不辨而並稱氷炭無分而同謂也嗚呼惜哉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九五震也以陽居剛而在上卦之中下无其應而乘乎六四之巽故曰渙汗其大號震爲動爲雷巽爲入爲風故有渙號之象夫九五者王之所居而廟之所在也宅中圖大號令之所自出也近取諸身其神明之舍乎心之液爲汗而王之命爲號是以取諸渙汗

而謂之大號也五臟之液惟汗爲能宣通則以其出於心而周浹而四體故也渙其汗則血氣流通而身安汗其號則政教流通而天下治矣漢劉向有言渙汗其大號汗出而不反者也其在書曰令出惟行不惟汲取諸渙汗不亦可乎故曰渙王居无咎以九居五其位在中故有王居之象當渙之時萬物皆渙而王獨居中不應渙義疑若有咎矣然天下既渙貴乎利貞以居之王正在位而渙其號是以居中而无咎

故子曰王居无咎正位也二爻重言渙者皆謂渙是散離之義而六四以陰居柔九五以陽居剛又有震巽之合焉故四言有卯而五言王居疑若不應時義是以申其文以發其旨也自二至五有身腹之象二為震五亦為震明陽氣之動上下流動故血氣之行無所偏滯也或曰陽為氣陰為血子以二五明陽氣之動而血氣同稱何也曰陽氣行則血與氣俱行陽氣滯則血與氣俱滯豈得獨言氣而不言血乎猶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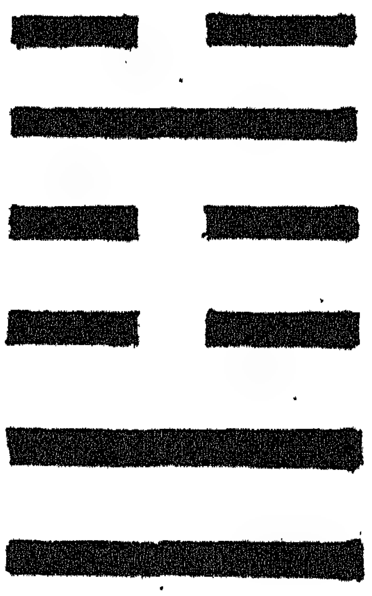
為國有教有刑刑主乎義教主乎仁而其行之與否均係乎德之存亡也豈可謂唐虞三代有教而無刑乎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上九兊也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上應乎六三之艮而乘乎九五之震故曰渙其血去逖出三有坎體坎為血為憂傷艮為止震為動為決兊為說為毀折故有血去逖出之象逖當作惕與小畜六四之辭同今

其血者九五已正其位故也夫子於乾之上九曰貴而無位夫豈以人鬼相雜而後成卦乎苟如延壽之論則宗廟之爻而有血去惕出之文是何義也施於王假有廟之卦已不能通況其餘乎

坎艮震兌



巽艮震坎

兌下
坎上
節

序卦曰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

節渙之反也自渙之節坎反居上巽反為兑二五不動而成也坎為水巽為風風行水上則水動而散是以謂之渙也水行澤上則澤得其節是以謂之節也說者皆以澤能止水故謂之節愚謂不然夫兑之未重也固以為止水之象矣若節之成卦但取止水為義則理窮於兑不得復有節象矣而況以坎重兑安得以一澤盡其義乎且澤既止水矣澤上安得有水

乎困之成卦上兑下坎宜曰澤中有水而其象曰澤無水者為其既重矣嫌於無別也況澤上水安得但取止水為義乎故兑之為渙也澤決為川而風木行於其上也渙之為節也水歸於澤而為之水道以節其盈虛也此澤上之所以有水坎兑之所以為節而節之所以次渙也

節亨苦節不可貞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

汎政無節則蕩節以隄防則水循其理節以制度則政得其宜故曰節亨節之所以亨者剛柔分而剛得中也在卦六爻奇耦各居其半剛柔分也陽居二五剛得中也夫所以為節者以剛柔寬猛不得其平矣太剛則虓太柔則壞寬則民慢猛則民殘是故剛柔分而不偏剛得中而不過所以能節而通也或曰剛雖得中而柔不得中可以為節乎曰節之成卦取諸水也剛而動者也水由地中行則無汎濫懷襄之患

是之謂剛得中矣剛得中則節道成矣豈柔之問哉故曰苦節不可貞貞者正也以此為政者也節之得中則受節者樂而甘節之過甚則受節者艱而苦節而至於苦物情所不能堪豈可常也哉故子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夫子既釋彖辭又從而申之曰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夫險者人之所畏也惟說以行之則民從之矣下兌上坎所

謂說以行險者與當位而節謂六四也中正以通謂九五也苟能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又何苦之有哉天地之節寒暑是也寒極則暑暑極則寒四時之所以成也節以制度財用是也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禮財之所以不傷而民之所以不害也國之政刑無非節者而獨言財用盖用之不節有國者之通患也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古者言之不出又曰以約失之者鮮矣故曰无咎禮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戶庭之言梱內之言也謹而不出夫何咎之有哉故子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澤居最下宜塞而未宜通及其既盈宜通而不宜塞也繫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謹密而不出也其當塞之時乎

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九二震也以陽居柔而在下卦之中无其應而承於
六三三艮也巽也故曰不出門庭震為出為門庭巽
為入艮為止故亦有不出門庭之象門庭外庭也謀之
於内庭則不出於无咎矣宜之於外庭而不出焉是
令不行於近也而况於四方萬里之遠乎故曰凶人
君之德澤號令不能出於門庭則或害之矣欲無凶
得乎故子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九二之水已震
乎澤中又從而止焉失其時極矣或曰說卦艮為門

於水也傳曰水壅則潰傷人必多九二之水動乎下
六三之防止於上而不知所以宣導之至於潰裂故
蕩而不可節貞者何嗟及矣故曰无咎子曰不節之
嗟又誰咎也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六四上體為坎下體為艮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下
應於初九之兌而承於九五之震故曰安節坎為水
為陷艮為山為止止者隄防之象也陷者溝洫之象

於二陰之間二爻皆坎而四爻艮也故曰甘節甘中央之味也書曰稼穡作甘是也坎為水艮為土震為耕稼而五得中行故有甘節之象夫節以制度人情之所不樂也節而至於甘則節之功見矣故曰吉又曰往有尚往有尚者坎之所以為功也夫所以設為隄防導為溝洫以時而出納之者所以為水旱之備也歟上六有災上之苦而九五以甘濟之是謂往而有尚也體乎中正行於險中以成稼穡之功斯為吉

矣故子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云者水由地中行也六四為承上道九五為居位中則澤上有水其義粲然矣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上六坎也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上下無其應而乘於九五之震故曰苦節苦炎上之味也坎之窮為離六四既為坎矣上六居卦之窮是以有炎上之味也潤澤之所不及而離日暵之故其味焦而苦也節而

至於苦物情所以不堪故曰貞凶以此為正則凶矣
然而又係之以悔亡何謂也上六節之窮也窮則變
矣節而至於苦貞之則凶變之則悔亡下無其應而
乘於九五五以中正與之為配剛柔相資甘苦相濟
虛實相輔故其悔至於亡也陽為德陰為刑水譬則
法禁也以法禁裁惠澤猶以數度議德行也慶賞施
惠人之所欲故謂之甘刑威法禁人之所畏故謂之
苦以甘濟苦和羮之謂也悔亡不亦宜乎說者或謂

節有戒飲食之義世人嗜甘而不嗜苦故甘節爲吉而苦節爲凶愚謂節甘如前說可矣節苦者何遽至於凶乎夫節之爲義節其出也非節其入也此說似是而非故辨而正之子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九二在中而非中上六居正而非正然後君子知大中至正之所在矣

周易經傳集解卷三十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孫　鯤
謄録監生臣史廷顒